

蔣著超先生輯

民權素粹編

沈恩孚

中華民國十五年四月初版

民權素粹編四冊

定價大洋二元八角

編輯者

蔣 著
超

發行者

民權出版部
上海望平街申報館
南首二百六十三號

印刷者

申江印務局

代售處

本外埠各大書坊



民權素粹編第四卷目次

第四集續

小說類都八種

本卷載戊己庚辛四種

戊種俠義 共七通

愛國之廚役

難兄難弟

跛足丐

雪衣女

娥眉蹈海記

貪官有後

女兒紅

己種玄理 共五通

周顛仙

酒徒鄭一

第四卷 第四集 小說類 目次

慶霖 定夷 花奴 冥飛 岱樵 蓮儂 悟痴

明太祖佚著
天醉

牟珠船

華廬怪劇

莽和尚之姊

庚種譯本 共三通

毋忘我

月下奇遇

萬里鴻飛記

辛種滑稽 共六通

雀聲

敬瘟神

水滸補遺

書獸子

家天下

牛皮王

冥飛

叔眉

天醉

佛郎譯

慧君譯

瘦鵲譯

雙熟

跛子

冥飛

跛子

老張

箸超

大食國

結婚之新俗

磨麵人

女傑

俄公爵之賭妻案

羅斯福趣史

弗利得利軼史

琉球遺民毛有慶

日京四大公園記

海外異聞三則

外史鱗爪

天南鴻爪錄

南洋歸客談

三島聞見錄

震旦 味苓 逸梅 同上 亦民 醒華 悔原 亦民 岑樓 同上 布雷 涼涼 冥飛 大彬

乙種游戲文字 共三十通

鴉片烟賦

妓女送議員序

弔黑籍鬼文

擬陸文琴售券啓

閨怨

睡德頌

孔方子傳

湯婆子傳

麴秀才贊

事事不如英國好

家家都見喇嘛歸

本相酒令

五妾爭夕

虛汝

天章

跨美

旂沈

紹周

笑

礮湖

同上

豹珊

影

同上

肝若

同上

民國新談口

國會計文

山水問答

滑稽聯吟記

賦得豚尾奴

賦得鴉片鬼

孕娃曲

戲綴俗語詩

麻雀吟

咏十不全

咏怕老婆史

籌安新樂府

留學生詩話二則

滑稽廣告三則

頌 予 笑 鐵 愚 熱 雙 犧 慕 上 同 汝 虛 天 縮 上 同 冷 鐵 笑 狂 超 箸 良 天 諧 老

噴飯錄

游戲筆記

箸廬非詩話

丙種戲劇雜談 共三通

顧曲餘談

梨香社劇話

菊林趣話四則

丁種編輯餘瀝 共十四通

如此偈

血之派別

新官……代議士……主筆

英雄……美人……學者

冷言

士

伽摩 箸超 同上

義華 塵因 萍

恨鶴

雙熟

大我

箸超

雙熟

昂孫

第四卷 第五集 雜著類 目次

來矣

良心

乞兒之言

胡盧謠

新樂府兩首

民國禽言

醉餘隨筆

箸廬談屑

八

雙如春黃石頌天箸
熱矢風竹余予醉超

民權素粹編第四卷

第四集續

小說類都八種

本卷載戊己庚辛四種

戊種俠義 共七篇

愛國之廚役

慶霖 原第十一集

英雄落魄名士坎坷而人能識之於窮途中千古有幾哉有之其惟漂母飯韓信乎一飯千金昭於簡冊漂母亦女中之人傑也哉韶光易過數千年後復有漂母淮陰出淮陰者甘肅牛鑑是牛少時家貧徒步可日千里家無立椎覆瓦地去西安肄業關中書院嗚乎志士淒涼名花寥落人生最傷心事也牛抱才不偶大有埋恨終身之概然埋頭終日呬唔不語雖處世不良而不肯失三更火五更雞之好光陰且刺股懸梁行有素焉

志士沉淪而炎涼世態白眼相加事理固然無甚足怪牛處箇中能不魂消而志喪哉牛時衣食不周而仰給於遠親彼輩庸人孺子不無揶揄時至譏諷頻來以俗眼盲眸又安能觀彼瑰意琦行牛一憤而絕其親始則忍飢含餓繼則衣不蔽體吳市吹簫延門托鉢殆不能免噫嘻好頭顱空自斌媚滿肚皮都是牢騷爲牛切詠矣

庸人俗子中。又孰謂無高識者哉。曰有。書院中之廚役某叟。見牛宇氣昂軒。寬容大度。料所謂虎落平陽。龍遊淺水。一但萬雲鵬飛。青雲直上。必非常人所能及。於是時助以膏火。令其專心向學。牛於窮途中得有知己。其感恩圖報。又當如何。

運隨命轉。氣從數來。天無絕人之地。牛俄而通籍。軒軒駟馬。少年得意。回憶窮途。魄落其意。氣之盛。又當如何。若輩庸人俗子。乃汗顏心懼。深恐其報己。獨叟欣欣然有喜色。曰。我固知當然者。牛報叟千金。曰。昔日荷翁恩重。今我功名成就。亦翁之素望也。不忝之資。權爲翁壽。叟曰。辭則不恭。謹謝而領。惟有鄙言。以奉公。今我國沉淪。無須我輩小人贅言。然挽狂瀾於既倒。扶大廈於將傾。全仗諸公輩。雖然。不惜死。不愛錢之好官。中國能有幾。愚言公其誌之。

官運亨通。命從人走。牛以軍功督總兩江。時叟猶健在。年逾七十。家亦小康。時過牛署。牛留而居之。署中。人皆知爲大帥恩人。敬呼之曰。翁。蒼狗白雲。世態易幻。鴉片之役。起清朝。昏昧林公。抱憾牛附和奕山。伊里布等。力主議和。陷陳忠愍公於死。叟大憤。馳書告其子。舉家中產業。凡以牛贈金營運所值者。悉斥賣之。滙其銀。至江南。計逾二千。乃持以謁牛。曰。牛先生。昔吾所以解衣推食者。以子氣貌英偉。將來爲國家用耳。豈望報乎。今子乃誤國至此。吾義不受子之惠。請以昔所贈及歷年所得子金。悉還之子。吾仍爲廚役。不慮餓死也。牛亟起謝。竟拂衣去。告貸於鄉人。乃得歸。事爲子舅氏述。惜不知叟姓名。

牛先生者。牛昔爲諸生時。叟常以相稱者也。

慶霖曰。若某叟之識。固如漂母而節尤過之。義尤過之。而牛則有愧。夫淮陰矣。汝獨不思窮時衣食且不週。由苦難中來。人加白眼。獨一廚役助汝。一旦身爲大臣。一品封疆。當如何圖報國家。而所爲若此。不但不足以對國。對民。且無以對廚役也。清有臣若是宜乎速其亡也。觀廚役之見識。廚役之語言。廚役之行爲。廚役之節義。殊非常人所及。人才無門第信然。

難兄難弟

定夷 原第四集

南海趙倫。宦於浙東。嘗知仙居青田諸邑。有幕賓二人。昆季也。長曰徐增。次曰徐琨。人以大小徐別之。趙任青田時。小徐來浙省兄。趙以其純謹樸實。遂亦留之。兄弟左右相輔。趙倚若長城。雙徐爲人。外雖迂闊。如陋儒。若無所短。長而內。則經綸滿腹。轟轟具烈士肝腸。以是人頗敬禮之。

咸豐季年。肅順弄權。朝綱旣弛。賄賂公行。府守任某。肅順之姻戚也。適升任觀察使。將入都。引見。使人言於趙。請借川資千金。當爲聲揚於中朝。以刺史相酬。大徐見使者面斥之曰。吾東寧繼楊椒山左光斗而死。不願阿附嚴分宜。魏忠賢而生。使者大怒。歸述其言。任爲髮指。銜之刻骨。抵京。以告肅順。誣趙種種劣跡。肅以上聞。立褫趙職。責浙撫解京訊辦。而冤獄遂成。

初。大徐之斥使者也。趙知事必無幸。因問計於雙徐。大徐作色曰。公畏死乎。吾受知遇之恩。特爲公市千秋盛名。

耳。趙爲色沮。大徐退語小徐曰。任某至京。必進讒於肅順。趙公禍事在即。吾兄弟當留此身以援之。今若不先行者。必同歸於盡。余行且去矣。請與弟分司其職。趙公一身余獨任之。趙家眷屬幸弟護之。小徐以爲然。乃星夜遁闔署。聞之。僉爲趙不平。趙獨不爲意。笑曰。吾知雙徐者。俠而多能。有豫讓聶政之風。決不脫然而去。其間當有深意。在再兩旬。雙徐消息。竟如黃鶴之一去不返。署中人益嗤趙言之妄。而趙亦竊竊自訝矣。

未幾而部文到省。省吏奉命惟謹。急遣人至青田。解趙入京。緹騎至。舉家惶急甚。顧事已如斯。亦無計可以挽回。趙乃俛首帖耳。囚服登車。夫人與少君則幽於任所。家破人散。奇慘深痛。令人實不忍言。至京。大加拷掠。不待誣服。即以獄上。論趙棄市。眷屬發配黑龍江。朝旨未下。會英法聯軍入京。咸豐帝倉皇幸熱河。使恭親王奕訢留守。趙乃以斬監候囚於獄。夫人輩則先由部文發配矣。

時小徐方匿於浙。聞夫人將出發。乃毀其容。去其髭。使人不知。識暗從夫人行。將至配所。監者適外飲。小徐乘間謁夫人。夫人固不識小徐。少君亦以去髭毀容之故。熟視有間。始能辨認。乃曰。徐先生猶念故人耶。吾母子餐風餐雪。困苦甚矣。先生何時來此。耶。小徐曰。余隨夫人已久。由浙至此。夫人止則止。夫人行則行。余兄弟受而翁高厚恩。患難之際。決不置身事外。所以不告而去者。原欲留此身以報趙氏也。夫人鑒其誠。囑與俱行。以重金賄監者。託言家中舊僕。願偕往配。所監者從之。至配所。監者俱去。居室破敗不完。僅有韋韞毳幙。以禦風雨耳。夫人與少君安寢於內。小徐露宿於外。諸事躬任其勞。夫人頗不自安。嘗遣少君囑其休養。小徐曰。公之得禍。余兄弟實

爲厲階。身任僕務。藉贖前愆。敢言勞乎。以是夫人益重之。雖在戍所。得小徐之護持。猶不至過苦。乃逆流狂瀾。層疊捲來。未幾。馬賊亂作。黑省大爲蹂躪。賊廳所過。民間房舍。悉成灰燼。小徐聞耗。方欲白夫人徙居。未及。而羣賊先至。居人紛紛奔竄。夫人素羸弱。驚駭之餘。尤艱於行。小徐曰。守經以常變則行。權今危在眉睫。事不容緩。惟有負夫人行耳。夫人勉從之。少君追隨其後。北竄百里。歷經崇山峻嶺。足趾破裂。血流如注。夜宿荒山空洞中。猶恐夫人少君有危。持械在洞口梭巡。澈夜不少息。夫人憐之。且泣且言曰。余母子重累先生。先生若復如此。益增余之罪戾。禍變之來。當無已時。小徐曰。余從夫人來時。早知必有今日。特余兄弟既貽禍主公。誼應以身許趙氏。願弗復再言。又北徙數十里。始有村舍。遂以留居。是時夫人所携來之金。漸漸罄盡。小徐兼爲人傭。以佐不足。居將二年。勤如一日。顧夫人雖得小徐之侍養。不至大受困苦。而念趙特甚。屢囑小徐函詢京中近狀。嗣得大徐書。謂趙已出獄。惟爲桎梏所苦。體頗憔悴。聞眷屬亦有賜還消息。幸待好音。小徐得書喜甚。以白夫人。夫人爲之破涕。趙之待罪獄中也。自分必無生理。乃聯軍入京。奔許出奔。肅順扈從。清廷外爲英法所迫。內爲洪楊所困。遂不暇及趙事。且肅順已至熱河。奔訴心知趙爲冤獄。故延宕不究。大徐且以金賂獄吏。使善視趙。吏得賄金。乃稍稍優待之。間或與以酒食。趙心德之。而不知其所自來。如是者二年。值奔許大喪。肅順護梓宮還京。至密雲。奔訴奉密旨。械肅順付宗人府。既而梟首東市。載淳至京。下詔大赦。趙以冤上聞。廷議免究。遂出獄。甫至寓所。大徐往謁。趙憶前事。不免稍存芥蒂。乃曰。徐先生亦在京耶。大徐曰。余固未嘗一日離左右。然前者不別而行。亦無怪公之。

能釋然。趙笑曰：余之九死一生，殆先生之力歟！大徐領之爲述前事，蓋大徐有至戚役於恭王府，頗得福晉歡心。大徐因以趙事告其戚戚，乘間白於福晉，故奔訴得知趙獄，爲冤。趙悉其情，前嫌盡釋，並感德不置。旣而詢夫人與少君近况，大徐曰：有吾弟在，當不至苦。夫人與公子也。趙聞言，益德雙徐，不兩月，夫人少君果賜還歸。夫人歷述小徐之德，趙喟然曰：士爲知己者死，昔聞其言，今見其人，余萬不足當兩先生之知己，而兩先生竟爲余如此。誰爲世風不古哉！大徐曰：世態炎涼，人情澆薄，當公被禍時，余兄弟四出哀籲，無不以白眼相加。今幸公事告竣，當遁跡荒山絕谷間，脫離此五濁世界，以終餘年。趙力挽之，堅執不可，漸至涕泣，求留兩人，始居旬日，行時，趙餽以金。大徐笑曰：公殆忘魯連之言乎？余兄弟固不敢比附。昔賢然此，纍纍者實無所需，遂別去，不知所往。或曰：其後數年，有人在天竺香市上，見兩羽士，彷彿若雙徐云。

定夷曰：觀大徐所爲，光明磊落，自是義俠男兒。雖面斥奸佞，頓忘鼠器，然而正誼明道，正在謬謬之言。若小徐奮不顧身，遠戍服役，所嘗之辛苦艱難，不在大徐下。難兄難弟，可並傳矣。

跛足丐

花奴 原第一集

秣陵鄭生，身材瘦弱，生小多愁，好穿白衫。臨風玉樹，矯矯出羣，困於貧，課徒於莫愁湖畔，門牆桃李，僅挹孤芳。閒暇吟咏，自遣寂靜。中大可養志清心，多愁轉覺無愁，學得莫愁天子法矣。

主東某富翁也，之無一道，瞠目不辨，滿面俗氣，恃富驕人，供饌先生如畜奴婢。幸生素甘清苦，不競競於口味之

間而孺子聰明頗饒雅骨大異於乃父蓋犂牛有子焉語不云乎在人檐下過怎敢不低頭既因貧困而來凡事何妨忍耐生氣憤時恒以自慰

湖之南有尼菴焉結構於荒涼寂寞中香火不甚盛斯地有神仙誠絕妙之修行去處生偶游來此信步入瞥見一麗妹低拜慈雲座下羅裙覆地鬆髻曳肩俯躬默禱露出螭麟雪不如迨亭亭起立嬌不禁風不施脂粉而紅白均勻彷彿着雨海棠春睡未足而眉頭眼角又一似重有憂者西子捧顰益增其美生呆視痴立不覺忘情女迴眸巧盼知有人潛窺小鹿撞心頭急扶婢入內心忖斯人似曾相識白鳥鶴挺拔不羣思至此志忑不已紅潮隱隱漸漸暈上粉頰復轉念曰是特狂且耳賊目灼灼潛窺人眷無價值可言母病急可以歸矣

裏面看人原了了不知人看可模糊女挈婢登轎去見生猶痴立殿前芳心一動雅人歎狂且歎廻思何止數百遍輿夫喝叱一聲生驚而卻步知轎內是女輿夫飛步而去目送之回頭見老尼含笑相視生赧赧然而作容支吾數語懶步回來思潮上下究不知誰家女郎訪問無由彌增惆悵生連日鬱鬱小徒又不踐書房寂寂寡居相思彌苦詢之家人皆言小主因母病凶危親侍湯藥不克就讀生悶甚閒步出外覽山色湖光聊以自遣有跛足丐向之乞生見其可憫傾囊與之丐受而不謝既去復來謂生曰觀君氣色定有不適意事盍爲我言或者可以爲君効力生喟然長歎曰丐奚知人世有難事耶自瞻不遑而欲爲我盡力恐世人將笑汝之迂談矣丐其休矣丐嗤曰難事耶我不解世間安有難事哉君念書人何有此怪口氣有志者事竟成光武之勞耿弇語君豈未之